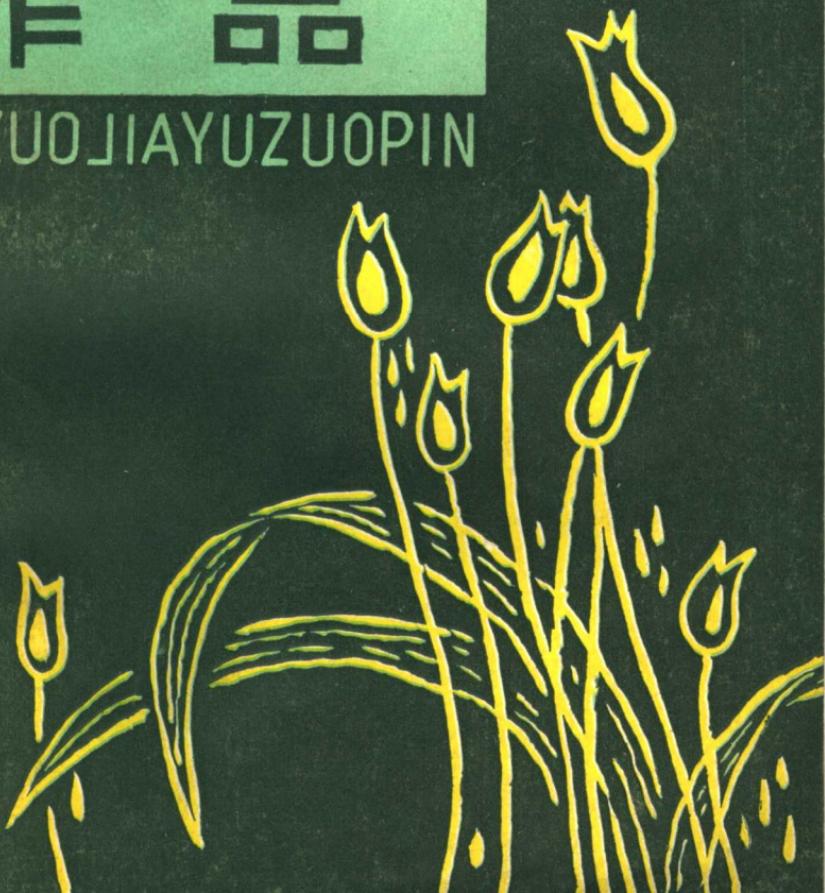


名作家

与

作品

MINGZUOJIA YU ZUOPIN



# 名作家与作品

(欧美部分及其它)

下册

## 目 录

巴尔扎克.....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 (1)
巴尔扎克.....	鲁迅 (7)
巴尔扎克小传.....	郑克鲁 (8)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巴尔扎克.....	(18)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穆拉维耶娃 屠拉耶夫 (35)
罗曼罗兰.....	鲁迅 (64)
罗曼罗兰小传.....	张英伦 (66)
罗曼罗兰及其作品.....	(74)
福楼拜小传.....	郑克鲁 (81)
居斯达夫·福楼拜.....	(86)
左拉小传.....	张英伦 (89)
爱米尔·左拉.....	(99)
小仲马小传.....	张英伦 (103)
莫泊桑小传.....	张英伦 (107)
基·经·莫泊桑.....	(115)
《莫泊桑文集》序言.....	列夫·拉尔斯泰 (118)
都德小传.....	柳鸣九 (144)
阿尔封斯·都德.....	(148)
马尔洛小传.....	张英伦 (149)

狄更斯小传	葛林(155)
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现实主义者	《马恩论艺术》(162)
查理·狄更斯	(163)
萨克雷小传	朱虹(169)
威廉·梅克庇斯·萨克雷	(173)
哈代小传	郑君吟(176)
托马斯·哈代	(180)
华特·司各特	《马恩论艺术》(184)
司各特小传	文美惠(186)
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司各特	(192)
华尔特·司各特	伊瓦肖娃(197)
勃朗特姐妹小传	(240)
《简爱》与《呼啸山庄》	(246)
杰克·伦敦小传	刘若端(248)
马克·吐温小传	董衡巽(254)
海明威小传	董衡巽(262)
乔万尼奥里小传	吕同六(267)
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	(272)
薄卡丘小传	吕同六(276)
乔万尼·薄伽丘	(281)
哈谢克·小传	蒋承俊(284)
德永直小传	李芒(287)
川端康成小传	李德纯(290)

井上靖小传	李德纯(293)
小林多喜二小传	李芒(297)
李箕永小传	冯剑秋(303)
泰戈尔小传	倪培耕(307)
萨特小传	张英伦(315)

## 巴尔扎克

例如，巴尔扎克对于各色各样的悭吝作过认真的研究，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那个开始堆积商品来造成宝藏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看来好象是在作儿戏<sup>①</sup>。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八注解。第五九四页，一九五〇年版，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 二

在深刻理解现实关系上总是极其出色的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农民》中，精确地描写了小农为了保持高利贷者的厚意，怎样不要报酬地为他做各种各样的工作<sup>②</sup>，而且他认为并没有向高利贷者孝敬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对于他自己是不需要任何现金支出的。而高利贷者从自己方面说来就是一箭双雕了。他节省了工资的支出，又使农民愈来愈陷入高利贷的罗网里，不能耕作自己的田地，日益迅速地趋于破灭。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四三页，一九五〇年版，苏联国家政治书籍社出版。

### 三

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和军队的首脑机关的是

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家伙，是一群吵吵闹闹的、疑心很重的、贪焚成性的浪人，他们穿着镶有金银花边的礼服，装出苏卢克的达官贵人那样可笑的尊严模样。如果我们注意到维隆 - 克勒维尔是他们的道德家，格拉尼埃·德·卡桑涅克是他们的思想家，那末我们对于“十二月十日会”<sup>③</sup>的上层人物就能够清楚地想象其模样了。

卡·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八卷，第四一四至四一五页。

#### 四

在查贝尔的论文第二号《过激的宣传小册子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国民新闻》第四一号）中，我们可以读到：

“印行这种免费奉送的报纸（即“Völk”）所用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只有天知道。人们都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没有一分多余的钱。”

如果孤立地看，这一段话可能有真心表示惊讶的意思，就如同我这样说一样：“只有天晓得，一个胖子，我在柏林的学生时代就知道他是一个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无依无靠的笨蛋，——他是一个孤儿院的主人，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他的文学活动只限于给一家偏僻地方的小说杂志写一些匿名文章，——只有天知道，这样一个胖胡涂虫怎么成了《国民新闻》的主编，怎么成了它的股东和‘有多余金钱的民主主义者’。读过巴尔扎克那部脍炙人口的小说<sup>④</sup>和研究过曼特斐尔时代的人，大概能猜出这一点来。”

卡·马克思：《伏格特先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二卷，第一部，第四八〇至四八一页。

## 五

由此可见，在《晨报》<sup>⑥</sup>预言革命，而《每日新闻报》<sup>⑥</sup>预言反革命的企图的时候《泰晤士报》<sup>⑦</sup>也提起了二月革命，虽然它指的不是反对党的宴会，而是普拉林的被杀害。恰好最近在爱尔兰高等法院里审理了一桩遗产案件，在这个案件中，克朗里卡德侯爵——英国上院议员，墨尔本内阁的驻彼得堡大使，拉赛尔内阁的邮政大臣，——却以包含着杀人、通奸、诈骗和侵占遗产的真正巴尔扎克式的小说中的头等角色出现了。《泰晤士报》说：“一八四七年阴郁的秋天，当法兰西的精神被行将到来的革命所引起的不安的预感折磨着的时候，在巴黎的上流社会中演出了一出大丑剧。这出丑剧只是加强了居民中间的忿怒，加速了快要到来的惨祸的爆发。凡是目前留神观察这种十分激昂的社会情绪的人，他就不能不带着这种不安的感情来注视在爱尔兰高等法院中演出的这出大丑剧。”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议会的新会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一〇卷，第三〇六页。

## 六

对于这个小伙子<sup>⑧</sup>有什么好说的呢，他第一次读了巴尔扎克的一部小说（而且还有“Cabinet des Antiques”

和“Père Goriot”\*)，便以十分傲慢和极大轻蔑的口气说它是一种平凡和庸俗的东西，而且他在逃走以后一个星期，就从伦敦写给他的被遗弃的妻子这种就表面看来是完全真诚的语句：my dearest Ida, appearances are against me, but believe me, my heart is still entirely yours\*\*。整个的人都表现在这里了。他的心属于一个瑞典女子，而他的尾巴却属于一个法国女子；他给我的信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冲突，这是斯拉夫式感伤的、粗野的矛盾，——整个事情的迷人地方在他看来正是在这里。但是瑞典女子却聪明得多，因为凡是愿意听的人，她都这样说：他可以高兴作什么就作什么，只要他不把重要的东西从这屋子里拿出去。其实，这个家伙缺乏世界知识和世界观，这是同他的象俄国人那样的狂妄自负发生了可笑的矛盾。他既不懂宣言⑩，也不懂巴尔扎克；这是他向我常常证明的。

弗·恩格斯：一八五二年十月四日给卡·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一卷，第四一八。

## 七

现在我只能给你写这几行字，因为房东的经理人此刻正坐在我家里，我对他必须扮演巴尔扎克喜剧中的麦尔卡德这个角色。顺便谈一下巴尔扎克。我劝你读一读他的“Le ch

\* 《古物陈列室》和《高老头》。——编者注。

\*\* 英文：我最亲爱的艾达，看来大家都反对我，可是相信我吧，我的心仍然是完全属于你的。——编者注。

*ef d'oeuvre inconnu*”\*和“*Melmoth réconcilié*”\*\*。这是两篇小小的杰作，充满了绝妙的讽刺。

卡·马克思：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给弗·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三卷，第三九六页。

## 八

在巴尔扎克的“*Curé de village*”\*\*\*⑩中有下面的一句话：“*Si le produit industriel n'était pas le double en valeur de son Prix de revient en argent, le commerce n'existerait Pas*”Qu'endis tu?\*\*\*\*

卡·马克思：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给弗·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四卷，第一四六页。

## 九

应当批判地考察法国农民的历史。如果从面积大小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那就应当注意到法国如同在德国和东欧一样，小农业是常规，而使用徭役劳动的大农业简直是少有的例外。由于革命的结果，农民逐渐成了自己那一块地的所有者，但是在此以后也有一个时期，至少在名义上，他们仍

\* <谁都不知道的杰作>。——编者注。

\*\* <盲归于好的梅莫特>。——编者注。

\*\*\* <乡村牧师>。——编者注。

\*\*\*\* 法文：“假如工业的产品比起它的成本价格没有加倍的价值。那末商业是不能存在的。”你以为怎样？——编者注。

然是佃农（但是大部分都不付租金）。至于国家的土地如何（其中有一大部分在拿破仑时期和复辟时期归还了贵族，而另一部分在一八二六年以后又被贵族以移民的十亿资金收买去了），以及小农土地所有制到一八三〇年又怎样达到高度的繁荣，——关于这些，可以参看阿威威涅尔的《革命的星期一》\*和巴尔扎克的小说《农民》。泰纳\*\*用处不大。施维赫里的文章\*，我还没有读。

弗·恩格斯：一八八九年一月十日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一版，第二八卷，第六七至六八页

注① 见短篇小说《高利贷者》《私人生活的场面》

② 马克思指的是寇尔特寇伊思和农村高利贷者李克这两个形象（巴尔扎克《农民》）

③ 一个由社会败类所组成的秘密组织，它在路易、拿破仑准备1851年12月8日反革命政变方面起了军事力量的作用。

④ 马克思指的是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失去了的幻象》。这部小说的第二部分描绘了复辟时期法国新闻记者的生活和习气。小说中人物之一吕波，原来是一个渺小的新闻记者和玩弄不正当手段的家伙，他从一个编报纸广告的角色，一个“物质上、精神上无缘无靠的笨蛋”，竟然成了一个自由主义报纸的主人并且还是一个有多余金钱的民主主义者。他的经历跟普鲁士《国民报》的编辑扎尔的经历非常相似。

\* 指Avernel, Georges, "Lundis révolutionnaires 1871-1874. Nouveaux éclaircissement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乔治·阿威涅尔：《革命的星期一，一八七一至一八七四年。关于法国革命的新研究》)，巴黎，一八七五年。——编者注。

\*\* 指法国历史学家 H. Taine的"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伊·泰纳：《现代法国革命的起源》)，巴黎，一八七六至一八九四年，第一至六卷，在俄国于一九〇七年出版。——编者注。

# 巴 尔 扎 克

鲁 迅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扎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扎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看书琐记》（1934年）《花边文学》《全集》五卷587—588页

# 巴尔扎克小传

郑克鲁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是十九世纪伟大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

巴尔扎克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小时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八一四年到巴黎，曾在保王党人开办的寄宿学校上学。一八一六至一八一九年学法律，并先后在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这是巴尔扎克的社会大学，他通过形形色色的案件，看到了围绕着财产而展开的激烈斗争，洞察到社会的丑恶内幕。巴尔扎克热衷文学创作， he去听巴黎大学的文学讲座，并获得了文学学士称号。一八一九年他向家庭提出要从事文学创作，家里只让他试两年看看，但巴尔扎克用了十年时间才走完了创作的准备阶段。这期间， he写过悲剧，并同别人合写神怪小说。一八二五至一八二七年 he开办印刷厂，出版古典作品，最后破产，债台高筑，以致拖累终身。这十年中，他的思想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都进行了研究。他的世界观基本上形成了。巴尔扎克主要是个唯物论者，但他的思想又夹杂着唯灵论的成份； he反对日益得势的金融资产阶级，对贵族的败落充满了同情； he接近过空想社会主义，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同情下层人民的

困苦生活，却又坚决维护私有制度；他认识到宗教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的作用，然而又认为宗教可以遏止人欲横流；最后，他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总之，巴尔扎克的思想属于中小资产阶级范畴。与此同时，他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巴尔扎克揭开了《人间喜剧》（1829—1848）的创作序幕。巴尔扎克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作品构成一个整体，以反映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这个想法始于三十年代中期。一八四二年，他给《人间喜剧》写了序言，把作品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其中《风俗研究》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这是《人间喜剧》的主体部分。《人间喜剧》共包括九十部长篇、中篇、短篇和随笔（作者计划要写一百四、五十部）。恩格斯认为《人间喜剧》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称赞巴尔扎克“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亡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成为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

巴尔扎克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五年为第一阶段。《朱安党人》是《人间喜剧》的第一部小说。这部长篇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再现了一七九九年在里昂地区共和国军队扑灭保王党人叛乱的经过。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三年巴尔扎克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其中较重要的有：《高布赛克》，刻划了一个凶狠

无情、仍保留着旧的经营方式的高利贷者；《不为人知的杰作》，讽刺了一个追求绝对美的艺术家；《夏倍上校》，描写一个军官的妻子为了财产不承认自己的丈夫；《都尔的本堂神甫》，通过两个神甫的矛盾，反映复辟王朝时期资产阶级与贵族的斗争；《费拉古斯》，叙述一个帮工会的故事。一八三一年，巴尔扎克发表了长篇小说《驴皮记》，揭露人们的贪欲。同年巴尔扎克加入了保王党，一八三三年发表的长篇《乡村医生》表达了他的政治见解，描绘了反动乌托帮的蓝图。

《欧也妮·葛朗台》（1833）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的突出成就是塑造了一个狡诈、贪婪、吝啬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象。

小说描写了资产阶级罪恶的发家史。小说的中心人物葛朗台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变动中发迹的。复辟王朝时期，他控制市场，哄抬物价，大搞公债投机，使财产增加了数倍。他的侄儿查理在海外贩卖人口、放高利贷、偷税走私、勾结海盗，发了大财。资产阶级的发家过程一向未被文学家所注意，巴尔扎克却开始注意到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他的揭露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葛朗台是巴尔扎克刻画得最成功的吝啬形象之一，在法国文学史上这是一个著名的典型。作家写了一系列细节来表现他的吝啬：每一顿饭的食物，每天要点的蜡烛，他都亲自分发，一点儿不能多；他不想给妻子零用钱，让买主掏出额外的钱来付给她，以后一切家用支出便都要她代付，直到刮光为止；妻子卧床不起，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得破费钱钞。葛朗台的吝啬是同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紧密相连的。在

他的心目中，金钱高于一切。他常常夜里关在密室中瞧着累累的黄金；他怕财产分散，妻子死后赶紧同女儿讲和，使她不要继承母亲的遗产；他疯瘫之后，坐在手推车上，整天让入在卧室与库房之间推来推去，临死之前他最后一句话是叫女儿料理好一切，到阴间去向他交账。作者还表现了这个人物的狡诈奸滑。他做买卖时善于制造骗局，往往假装口吃耳聋，有时又不动声色，心里却早有打算。他从不留下字迹，让人抓不到把柄；无论谈什么事，绝不给人以肯定的答复。葛朗台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大资产者的典型。复辟王朝时期的实际主宰者，这个形象的意义正在这里。

小说围绕着葛朗台女儿欧也妮的婚事，暴露了当时社会丑恶的金钱关系。当地的富户克罗旭家和格拉桑家为了夺得富有的女继承人而明争暗斗。欧也妮把金币送给了查理，闹得父女关系破裂。而发了财的查理想起葛朗台家的寒伧景象，竟然毁了婚约。蓬风先生想独吞家产，订明财产互相遗赠，结果落了个人财两空。这些描绘，入木三分地暴露了金钱的罪恶。

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五年，巴尔扎克发表了长篇《绝对的探求》，描写一个贵族为了发明人造钻石而倾家荡产的故事；短篇《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绝妙地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的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投机手段。

《高老头》（1834—1835）是巴尔扎克创作上的一个高峰。小说以一八一九年底到一八二〇年初的巴黎为背景，由四条线索紧密交织在一起：退休面条商高里奥被他的两个女儿榨干，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里；贵族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迈出了向上爬的第一步；苦役监逃犯

伏脱冷引诱拉斯蒂涅，合谋争夺遗产，身份暴露后被捕；巴黎贵妇鲍赛昂夫人败于资产阶级女子手下，凄凉地退出上流社会。

小说以极大的艺术力量揭露了金钱的统治作用和拜金主义的种种罪恶。这在高老头的故事中得到集中的表现。高老头把他的大半财产都给了两个女儿作陪嫁，随着他的钱财日益减少，他和两个女儿的关系便日益疏远：他不能到女婿家，只能偷偷见到女儿，为了钱，他被两个女儿逼得中了风，而她们为了参加跳舞会，竟不来见他一面。面对这残酷的现实，高老头终于醒悟过来：他的两个女儿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她们爱的只是他的金钱。作者以高老头的“父爱”反衬出金钱败坏人心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高老头死前的独白是一份深沉有力的控诉书，对现存社会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作了愤怒的谴责。

小说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政治野心家的形成过程，揭露了统治阶层的卑鄙丑恶，抨击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从而揭示了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拉斯蒂涅是青年野心家的典型。鲍赛昂子爵夫人告诉他，只有毫无心肝，才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指点他去追求纽沁根太太，在上流社会中显露头角。伏脱冷劝说他不要顾忌道德，要大刀阔斧地干。鲍赛昂夫人退出上流社会，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上流社会根本不讲什么感情，而只讲金钱和个人利益。高老头之死，给他上了最后一课。他看到两对女儿女婿的无情无义和这个社会的寡廉鲜耻，抛却了最后一点神圣的感情，欲火炎炎地踏上个人野心家的道路。伏脱冷是政客和野心家的另一种典型。他深谙这个社会的黑暗内幕，用忿忿不平的语言披露出来，但这是一